

党岭山上

■吴先恩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后西进甘孜，途中翻越了党岭山。党岭山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系大雪山山脉的北段，主峰海拔5470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当地曾流传：“爬上党岭山，如进鬼门关；若无大圣人，难以再生还。”特别是在冬末春初季节翻越更是难上加难。本文记述了红军指战员翻越党岭山时，尽管身着草鞋单衣、“一个个饿得肚皮紧贴脊梁”“迈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气力”，尽管牺牲无处不在、“许多冻僵了的战友的遗体，被埋在雪里”，但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始终激励着红军一路向前、走向胜利。正如长征组歌中《过雪山草地》所唱：“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到达党岭山下，指挥部命令我们兵站部，必须在第二天下午两点半以前翻过党岭山，为部队筹备粮食。

早晨三点钟，我们从平均每人不到六两的粮食中取出三分之二，和着野菜煮一煮，“饱吃”了一顿。三点半钟，大家借着残月和星光出发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前卫营，随后是骑马的轻伤员和抬着重伤员的担架队，一个紧跟着一个，踩着刺透草鞋的棱角石，攀登蜿蜒起伏的山道向前行进。

山谷里吹来一阵阵的冷风，沙石扑打着人们的脸，预示着一场风暴就要来临。眼前最重要的是和时间赛跑，按上级指定的时间翻过山去。否则，不但要饿着肚子在风雪中多耽搁一个夜晚，而且还将完不成筹粮任务。我不时掏出怀表，计算着时间和行程，发出“往前走！快走！”的口令。可是时间似乎愈过愈快，而行进速度却愈来愈慢了。人们的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一双双肿胀的脚像穿了铁鞋，迈一步都要用尽全身的气力。

说来也难怪，一个月以来的艰苦行军中，同志们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不曾得到一夜充足的睡眠。一个个饿得肚皮紧贴脊梁，腰带已经收紧到最后一个洞了。人们边走边打瞌睡，肩上的东西和手中的“拐棍”不知左右调换了多少次，

一个茶缸这时也觉得重有千斤。最艰难的要算担架员，他们双肩都被压得红肿，还可得小心翼翼地把握着担架的平衡，眼睛紧盯着前方，不能有半点松懈。这时，谁也不愿说话，唯恐嘴一张开，力气就会被风吹跑似的。“故事专家”老王和爱说爱笑的小通信员孙大刚也沉默了，只听到“呼哧呼哧”的喘息声。

“孙大刚，怎么不说话了？”走在我后面的张政委突然问了一句。

“我知道孙大刚为什么不说话，”没等孙大刚回答，老王就抢着开口了，“他正在想家呀！”

这倒弄得我莫名其妙了：孙大刚这孩子，自从十三岁参加红军，从来说过想家的话呀！

孙大刚也愣愣地看着老王。老王不慌不忙地说：“孙大刚看到党岭山，就想起他老家花果山来了。”张政委和我都笑了。孙大刚也不知哪儿来的一股劲，一边笑一边边打着老王。后面的人也都凑过来听笑话。老王跑着还大声说：“人家孙大刚还要请他大圣人爷爷用移山术把党岭山搬走，给后头的部队开路哪！”一时幽静的山谷里充满了愉快的笑声。

我又一次掏出怀表看看。张政委也正在给自己的怀表上弦，他那坚毅的眼睛里含着满意的微笑。是的，翻过山就是胜利！现在每走一步就接近胜利一步了。

忽然前面的人们骚动起来。接着传来使人震惊的消息：山上起了风暴！

霎时，只见从山背后升起巨大的土柱，遮住了太阳，狂风卷着积雪，积雪裹着沙石，像猛兽般吼叫着迎面扑来。人们牵着手伏在地上，背上背的茶缸被风卷起的沙石打得“叮当”作响，山地的中午变成了黄昏。

前卫营的通信员跑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山上起了狂风，许多同志被卷进山洞！”这个突然的情况，迫使我们发出了就地宿营的命令。

天黑以后，风才慢慢地停了。人们生起篝火，忙着给伤员烧水、换药，也有有的烘烤被汗水浸透了的单衣。马等不及饲养员找来树枝和野草，都嚼起树皮来。我们宰了两匹牲口，把肉分给伤员，皮和骨头给工作人员分了。所剩无几的粮食一粒也没有动，留着明天早晨吃了好过山。

上山前，听人家说过，山上若起大风，必有大雪。果然，这时大雪纷纷降下。

夜深了，我跟张政委去巡视熟睡的同志。雪越下越大，树上挂满了一尺多

长的冰柱，篝火被雪压灭了，一些酣睡的同志愿被埋在雪里。于是我们赶紧抢救伤员，找寻压在雪下的人们……

巡视完毕，我们又回到帐篷里。张政委的身体本来就坏，这时更是喘得透不过气来，脸和脖子都涨得通红。我走过去轻轻捶他，他被二十七年来工生活累弯了的脊背，过了好半天才听他喉咙里发出比较匀和的喘息声。

“老吴，”他把一根树枝放在快要熄灭的篝火上，笑了笑说：“我看，世界上的任何名画家也画不出今晚这雪景。”接着，他谈起给地主当雇工时，也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他躺在马棚里冻得不能入睡，地主却叫他拿一条薄棉被给牲口盖上。讲完，他又说：“扯远了，说眼前的吧，今天汇报，又牺牲了十五名担架员，情况相当严重。明天更是关键，山高雪厚，知道哪儿是路，哪儿是崖呢！”

我们正研究明天爬山的事，突然背后传来一个声音：“部长，政委……”我们回头一看，见一个身上缠满了绷带的伤员爬到我们身旁，他那露在帐篷外的半截身子仍被埋在雪里。他吃力地抬起头，仰面看着我们。借着篝火的光亮，我们认出他是张营长。

我们赶快把他拖了进来，用身子顶住他坐在篝火旁边。

他带着这样重的伤，深夜从雪里爬来干什么呢？我心里反复地这样想着。

“部长，政委！”他瞪着两只深陷的眼睛，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政委，“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眼前的情况我们都很清楚，我想过了，把我们扔掉吧！”他怕我们打断了他的话，赶忙抢了一句，“这是为了革命着想呀！”

“每个红军战士，都是革命的种子，只要我们活着，绝不能把你们丢掉！”政委刚刚把话说完，又不住地咳嗽起来。

“首长，我想过了，为了好好保存革命的力量，我才……”他的话突然停住了。他咬着牙关，忍着伤口剧烈的疼痛，汗水从两颊流到腮旁。他用手狠狠地抹了抹汗水：“我什么都想过了，从四川把我们抬到这里，一路上，给同志增加了多少负担，累死了多少同志啊！……我不忍心眼看同志们为我倒下去！留着你们……留着同志们革命吧！”他慢慢闭上了眼睛。

“张营长，张营长！”我俩齐声惊叫起来……

雪还在成团地落着，篝火只剩下几颗火星在闪烁。

度过了漫长的黑夜，掩埋了同志的尸体，我们又踏上了征途。久病缠身的张政委仍是打起精神走在前面，每到坡

滑路陡的地方，他就挥着双手喊：“同志们，走稳点！不要慌！”可是每次都被剧烈的咳嗽打断了。

走到昨天前卫营宿营的山崖下，发现有许多冻僵了的战友的遗体，被埋在雪里。我们发现了露在雪外的一只胳膊，他的拳头紧握着。跑上去掰开手一看，里面是一张党证和一块白洋，党证上写着：

“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一九三三年三月入党。”

我取过党证和白洋，默默地低下了头：“志海同志，你的党证和最后一次党费，一定替你转交给党。安息吧，同志！”

张政委站在悬崖峭壁的边缘上，检查由面前走过的每一副担架，伤员们看到虚弱的张政委，站在这样危险的地方，无微不至地关怀他们，有的感激得流出泪来，担架员们也都说：“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队伍不停地前进，张政委依旧顶着寒风站在高地上。他一边咳嗽，一边喊话，每吐一个字都要用尽全身气力，“同志们！努力！前进，前……进……”

忽然他的沙哑的声音中断了，身子一歪倒在雪地上，警卫员吃惊地叫着：“政委，政委，醒一醒！”张政委慢慢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的人们，又看看行进的队伍，吃力地站了起来，勉强笑了笑说：“你们走吧！我……我不行了！同志们！……全国人民在盼望我们……”他转身把脸紧紧贴在警卫员的脸上，而后又扑在我的身上，紧紧地和我握了一下手，无力地倒了下去……

我们扒开积雪，含着泪掩埋了张政委，把他留下的那只怀表上紧了发条，迎着北风，踏着战友们的没走完的路，继续向上走去。

吴先恩 出生于1907年，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文中身份为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7年逝世。



长征
第4854期

风在左边 雪在右边

■凌仕江

阳光是青藏高原最具动感的音符。走着走着，我会突然停下来，站在冰凉的雪地上，看苍茫的青藏高原在我的脚下延伸，看人间悲欢和辽远的歌声一起跟随大鹰俯冲向蓝色天堂，看阳光像拉直了的火苗打在沼泽地上，看那个穿蓝色毡靴的藏族小男孩手中挥动的牧鞭，看羊群在火焰中奔跑的影子。

这个时候我会想起这块土地上的生灵，它们的精魂在云朵上纵情歌唱。

青藏高原的兵，永远是高原最鲜活的生命，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更新自己对高原的思想感情。无拘无束的阳光，对他们的表现不仅厚爱，甚至是偏爱加宠爱。所以，兵们日常生活中的脸谱，个个都长出了一对圆圆的“红富士”，看上去真的很美。

我曾把青藏线上稀少的道班女工比作高原的花朵，而那些脸上带有阳光唇印的兵，更是收藏了青藏高原的许多秘密。兵们都习惯了沉默。在青藏高原的阳光下，他们沉默地面对高原，面对头顶的蓝，面对营区的围墙，面对围墙之外的雪峰，面对雪峰之外的现实，面对仰望的异乡，面对对背的故乡，把一曲崇高的兵歌唱给阳光，这是一种活着的态度。

在高原，只要你活着，就得为自己的魂负责。这魂是一种精神！风在左边，雪在右边，枪在中间，你的精神就在不断升腾。

背对青藏高原，我常常仰望：山高，人矮了，视野模糊了，心境又喧嚣起来了，抚摸影子重叠的阳光。那些把十八九岁的青春一股脑儿铺在辽阔草地上的兵，成了一道绵长的风景，非常可爱，非常壮观。

其实，那些怀揣梦想的战友们，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我在高原之外的城市里想象的那么壮阔激烈、高蹈飞扬。他们朴实而沉默，就那么不可挽回地在阳光下一天天地改变着自己的容颜。

当我带着想象再一次闯入青藏高原腹地的时候，他们正在同风赛跑，把寂寞追赶到了高高的山坡上，把孤独追赶到了低低的云朵下，把思念追赶到了蓝蓝的天那边。

我问那个一脸坏笑的小战士今年有几岁？没想到如此简单的问题他也想了好一阵子，继而把笑逐颜开的表情弄得一塌糊涂。他忽然侧过身，一本正经地问我：“你先说，你有多少岁嘛？”

我问那个脸颊最红的“老青藏”在高原上待了几年？没想到他一脸沉沉地张望着天边的那只大鹰，视线慢慢从远方拉回到我的脸上：“小子，给你说实话吧，我心里从来没有过什么年龄概念。”话完，他双手做喇叭状，朝着那只大鹰吼了一嗓子：“兄弟，累了就下来歇歇吧。”

我问那个默默无语的上等兵是否谈过恋爱？没想到他打了一个哈欠，低头望着微风中吹动的野花，不置可否。只是嘴唇很不自然地在阳光下不停蠕动，我心中一颤，只好当作没看见。

我只看云在飞，看阳光在奔跑。在青藏高原，一切恼人的事情都可以借纯洁的云朵和干净的阳光稀释。

在那些寒冷的夜晚，星星靠哨兵的故事来取暖。

尽管我见过哨兵手指尖上那凹陷很深的指甲；看见过他们黑里透红，红得发紫的皮肤；尽管我见过他们围在一炉火塘边等待春天，那装满思念的深沉的眼神……但是，这些都还不足以催动我这个“高原老兵”的眼泪。

唯有多年以后，我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写下：“除了星星。在青藏高原寒冷

的夜晚，人们靠说话来取暖。”

我禁不住悄悄落泪，但我找不到泪水的痕迹。

阳光的温度早已包裹了雪山的寒冷。阳光的直线倾泻在高原的脸上。阳光的色彩早已涂改了河流的秘密。而我的思考也已转蓝为朗。一别十年，一梦十多年。

突然发现，在平原上思考世界屋脊上的问题，我的海拔多么渺小，我的肤色多么苍白，我的灵魂多么孤独。

谁会想到，当一个人从青藏转身就失去了思考高原的资格，真正的思考者当是那些战斗在生命禁区里、接受自然考验的人们——

他们的思想就像一米阳光，很有力度。

我想说，那就是青藏高原的阳光，你看见过吗？

追问十年青藏的阳光，你为谁发光？为谁落泪？

远涉青藏的月光少年，一袭白衣剑在手，飞翔在蓝色屋脊。醒来才知，这是一个冗长的梦、沉重的梦。揉揉眼，不知不觉中，我就把一个梦种在了青藏高原的冰原下，沉睡了整整十年。

但我始终坚信，我可以清晰地描摹出那个始终新鲜而旺盛的精魂的形象——就在青藏高原的阳光下拔节、升腾。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绿色丰碑

■王琦

在蒙古高原的最南部
一个叫塞罕坝的地方
参天的大树手挽着手
它们用阵阵松涛唱奏
用小溪清泉伴奏
每一株大树都像士兵
它们笔直地站立 肩并着肩
像一道绿色的长城 把风沙拒之门外

曾几何时 在它们站立的地方
寸草不生 漫天黄沙遮天蔽日
但是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意志坚如钢铁 他们斗志感天动地
他们是一支年轻的队伍
一支共产党员组成的林业大军
浩浩荡荡 不可阻挡

在他们身上 燃烧着青春之火
这熊熊的烈火 可以暖开脚下的冻土
可以融化雪山下的岩石
在这样一个未知的世界里
他们把理想与奋斗
交给一棵棵白桦树 一棵棵落叶松
他们的心跳在这片沉睡的土地

迎来了亘古未有的苏醒
他们的号子让群山回应
让时间静止 让白云停下脚步
他们是祖国的鲜花 要开在
共和国最需要鲜花的高原上

这片土地 因一个时代而改变了肤色
这片土地 因一段往事而长成了历史
看吧 在它蓝色的天空下
是一个绿色的王国
有着梦一样恬静的童话
六个花一样的姑娘
本该是苗圃里的幼苗
却是五十多年前 这片土地的精神象征
她们是爱情的化身 是树枝上的百灵鸟
是月亮湖边的六个梦 是神话里的天使
是太阳的正午之光

至今 天气晴朗的早晨
仍能看见她们为自己选择的伴侣
都长成了挺拔高大的樟子松
相伴一生一世
她们永远像树上的青藤

这是一个树的海洋
花的世界 微风徐来
绿色的波浪在山峰与山峰之间涌动
整整三代人 才造就这塞上的江南
绿色的丰碑 荒漠之上的巍巍长城

在一米多深的泥泞下
至今仍然保留着他们住过的地窖子
在一百四十万亩的方圆内
至今仍然流传着他们一次次失败
又一次次站立起来的不朽的传奇

“高原筑梦五十载，只因荒漠变林海
弱冠坝上播种，万顷碧绿慰我怀”
豪情万丈的诗句 属于豪情万丈的时代
属于豪情万丈的创业者
共和国的生态屏障
来自这样一个英雄的群体
来自这样一群无私奉献的人

我眼含热泪 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像仰望着一排排参天的树木
他们的根深深深地扎在了这里
连同他们的理想和信念
他们是共和国的骄子
是这片土地的灵魂

他们的血肉之躯 打开了生命的禁区
他们的铮铮铁骨 回答了生命的意义
在这无边无际的林海面前
你看到了吗
每一棵树都是活着的纪念碑
每一片森林
都高举着塞罕坝的旗帜和精神



革命理想高于天（油画）

刘仑作